

# 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

吴梅 夏承焘作

吴无闻 注释

## 前 言

一九三〇年，予三十岁，为《白石歌曲考证》成，奉函吴瞿安先生请教。承先生不弃，贻书讨论，且允为拙著作序。嗣后九年中，书札往还，数且不少。予致先生函，录于记事本上。先生来信，予装帧珍藏。然事隔数十年，中间几经迁徙，书籍什物，不无散失。今检篋笥，仅得先生旧札八件，其中一件且已残缺。展对遗编，如亲罄欬，而先生逝世已四十一年矣。

夏承焘八十一岁记于北京天风阁

## (一) 夏承焘致吴梅

(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)

瞿安①先生史程：

仰大名久矣。海内声家，自叔问②、蕙风③诸先生先后即世，先生与彊村④巍然为东南祭酒，下风翘企，祷颂何如！

承焘学词未久，比年时诣彊老请业，妄欲为白石歌曲<sup>⑤</sup>作考证。初依《声律通考》<sup>⑥</sup>重译旁谱之法，为注俗乐工尺。旋见张啸山<sup>⑦</sup>答杜小舫书（舒艺室集尺牍偶存），则以转译今谱为疑。坐此迟回不敢写定。闻先生能以今乐歌白石自度曲，富有创说，倘承不靳明诲乎？兹奉《白石歌曲考证叙例》乞教，粗具拙书崖略。昧于知音，而妄订姜谱，先生阅之，当啞<sup>⑧</sup>其笑矣。

又承焘顷假得刘子庚先生<sup>⑨</sup>《唐五代宋辽金元词辑》，彊村先生谓欲选数种刻入《彊村丛书》。友人江西龙榆生君<sup>⑩</sup>，亦欲为印数百部以广流布。先生与子庚交旧，倘曾保恤其遗著，有外间罕见本，并乞见假，交龙君汇刻，表微雅尚，计亦长者心所同然，故并以奉闻。

明春游苏，极望一聆麈教，书辞不尽，预为接席请益地也。江云北迈，翘想与俱。敬承著安不次。

### 晚 夏承焘拜启

#### 注 释

①〔瞿安〕吴梅字。号霜厓。公元一八八四年生，一九三九年卒。江苏苏州人。著名词曲家。中央大学教授。有《霜厓词录》二卷、《词学通论》一卷。

②〔叔问〕郑文焯号。字俊臣，又号小坡、晚号大鹤山人。公元一八五六年生，一九一八年卒。奉天铁岭人，属汉军正白旗。光绪举人，官内阁中书。精通音律。有《大鹤山房全集》。

③〔蕙风〕况周颐号。字夔笙。公元一八五九年生，一九二六年卒。广西桂林人。光绪举人，官内阁中书。有《蕙风词》、《蕙风词话》。

④〔彊村〕朱孝臧号。原名祖谋，字古微，又号沔尹。公元一八五七年生，一九三一年卒。浙江湖州人。光绪进士，官至礼部侍郎。有《彊村语业》，并辑刻唐宋金元人词为《彊村丛书》。

⑤〔白石歌曲〕宋姜夔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。其词集名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。词集中自度曲注有旁谱，琴曲《古怨》中并注明指法，是现存的一部词和乐谱的合集。

⑥〔《声律通考》〕清代陈澧著。《声律通考》说译白石谱的方法：“可由俗字

（‘么’‘么’等）而得当时字谱（‘合’‘上’‘凡’‘一’等），由当时字谱而得律吕（黄钟、仲吕、无射等）；又以其宫调考之，可由律吕而得其宫商，又由宫商而得今之工尺。”

⑦〔张啸山〕张文虎字，号孟彪，亦字小山。曾校订白石旁谱。

⑧〔啞〕音喜肄切。大笑也。

⑨〔刘子庚〕名毓盘，浙江江山人。前清举人，后任北京大学教授。是吴梅的老师。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词史》、《唐五代宋辽金元词辑》等著作。

⑩〔龙榆生〕名沐勋，江西万载人。暨南大学教授、《词学季刊》主编。辑《唐宋名家词选》、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等书。

## （二）吴梅致夏承焘

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）

臞禅①先生道席赐鉴：

损书拗谦，万不敢当。读大作姜词考证序例②、白石石帚辨③，精博确当，无任钦服。承询姜谱歌法，弟实无心得，何足以答下问。惟兹事之难，不在译成俗谱，在译成后不知节拍。且一字一声，尤不美听。曩尝与蕙风议及，辄相对太息而已。姜词工尺，皆当时俗字，南汇张氏④，已一一订明，无须更易。弟所谓节拍者，盖按歌时之节奏也。今曲歌时，辄以鼓板按定拍眼，北曲有四拍两拍之别，南曲有多至八拍者，抑扬顿挫，皆随拍生。今姜谱止有工尺，未点节奏，缓急迟速，无从臆断。纵译今谱，仍不能歌。雍如⑤弟谓弟能歌姜词者，仅就工尺高下聊以和声而已，非真能按节也。戴氏《律话》⑥、谢氏碎金⑦，皆出杜撰，不可依据。弟意大作成时，可将旁谱注明俗乐工尺，不必说明歌法，较为妥善，未识高明以为然否？弟尚有一议：宋词歌谱，皆一定不移（如今之小调然），非如南北曲逐字分配，故姜调旧调皆无谱字，而自度自制则详载之，俾歌者可按唱也。梦窗九调⑧，

以无谱而学者不多，（玉田《西子妆》词题可证）白石十七谱<sup>⑨</sup>具存，故并世步趋者不少，此亦见古今唱法之不同也。（嘯山答小舫书中，今唱曲家遇南吕宫调，每唱作工字调，仙吕宫调，每唱作凡字调；此工凡二字互误。）草复，即请著安。

弟吴梅顿启

### 注释

①〔瞿禅〕夏承焘字，后改瞿髯。浙江温州人。一九〇〇年生。三十岁以前，任教于浙江严州中学，开始撰写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。三十岁以后，任教于之江大学，开始写《白石歌曲考证》一稿，分韵律、笺证、校字三部分。此次寄函，以韵律就正于吴梅。

②〔姜词考证序例〕即《白石歌曲考证》稿的序例。

③〔白石石帚辨〕词论《姜石帚非姜白石辨》的简称。夏承焘撰。曾发表于《词学季刊》第一卷四号。

④〔南汇张氏〕指张文虎。

⑤〔雍如〕姓顾，名敦铤，曾任之江大学教授。

⑥〔戴氏律话〕指清戴长庚《律话》。

⑦〔谢氏碎金〕指清谢元准《碎金词谱》。近人蔡桢《词源疏证》《讴曲旨要》篇谓：“谢元准辈无知妄作，其《养默山房诗余》及《碎金词谱》，径用昆曲规律，制谱点板，若不知宋词歌法，腔与拍有许多名目，犹存于旨要一篇者，真可解颐而启齿矣。”

⑧〔梦窗九调〕宋吴文英，号梦窗。他曾手书自度曲九调。张炎《声声慢》词题有“题梦窗自度曲《霜花腴》卷后”之语。又，张炎《西子妆慢》词题云：“吴梦窗自制此曲，余喜其声调妍雅，久欲述之而未能。甲午春寓罗江，……因填此解，惜旧谱零落，不能倚声而歌也。”

⑨〔白石十七谱〕姜夔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有十七首词，每个字旁都注工尺谱，如《扬州慢》、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等。

### (三) 夏承焘致吴梅

(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)

霜厓先生道席：

客冬承诲一一，至感雅谊。春间抠谒吴门，偶成相左<sup>①</sup>，憾不得一亲警欬。

白石自度曲，节拍不明，难叶歌喉，信如尊论。宋元词谱、寄闲集、南方词编诸书，既久散佚；混成集<sup>②</sup>亦止存林钟商娟声谱四五十字于王骥德曲律中，数百年仅存硕果，惟白石一集，又亡其拍号，洵声家之大厄。清人宣究此书，以承焘所知，乾嘉之间，未闻显学。四库提要由未见《词源》<sup>③</sup>及《乐星图谱》<sup>④</sup>，并忘《朱子大全集》<sup>⑤</sup>中之宋俗乐谱，致不解其旁波斜磔之文。方仰松《词麈》<sup>⑥</sup>始识谱字，而犹有误认者。凌次仲<sup>⑦</sup>律学大师，足光绝业，顾不校旁谱，谓非大义所关，最为憾事。江郑堂<sup>⑧</sup>非专家，戈顺卿<sup>⑨</sup>尤空疏喜蹈袭。其始认叠字为拍号者，实发于戴长庚《律话》。张啸山《舒艺室余笔》盖承其说，而益疏通证明之。姜谱之学，始十得八九。最近郑大鹤规摹白石，自诩知乐，谓曾七校旁谱，历诋戈、方、张三家，而其寄煞<sup>⑩</sup>之说，每沿顺卿之误，征引好博，尤多附会，明而未融，稍贤于方、江而已。

承焘曩为《白石歌曲考证》，于此素无心得。特比度各家之言，偶有补苴，虽以蹈袭为戒。而实鲜创获。于谱中讹字，则止据上下片同句律者相校正，亦无从证其究竟然否，自知不足为白石舆台，弃篋日久，不敢示人。私念海内词家，舍先生外，无从请教。兹写奉考证中鬲律一种，乞一一绳其讹谬。倘承宠锡一序，若白石之于东泽<sup>⑪</sup>，尤感荷无似矣。（拙书分鬲律、笺证、校字

三部，笺证专考地时交游，依江宾谷注草窗、玉田例）

旬前任中敏<sup>⑫</sup>君来书，约暑中同会吴门，届时当得面聆麈教。书辞不尽，预为接席请益资也。专恳，敬承著安不次

注释

①〔春回抵谒吴门，偶成相左〕一九三一年春，作者过苏州访吴梅，不值。

②〔混成集〕书名。宋周密《齐东野语》载：当时有修内司所编《乐府混成集》，“巨帙百余，古今歌词之谱，靡不俱备。”此书早已散佚。

③〔词源〕书名。宋张炎撰。

④〔乐星图谱〕《事林广记》中有《乐星图谱》。《事林广记》在中土不易见，清季重自日本流入，其《乐星图谱》、《音乐举要》二卷，载管色谱字甚详。

⑤〔朱子大全集〕宋朱熹的文集。

⑥〔词麈〕清方成培著《香研居词麈》。

⑦〔凌次仲〕名廷堪，乾隆进士，歙人，撰《燕乐考原》。

⑧〔江郑堂〕清江藩号。字子屏。江苏甘泉人。著《汉学师承记》、《宋学渊源记》、《炳烛室杂文》等。

⑨〔戈顺卿〕名载。清吴县人。撰《词林正韵发凡》。

⑩〔寄煞〕乐谱中的一种符号。《词麈》卷三谓“借杀”即“寄杀”。杀声，陈兰甫云：“沈存中《补笔谈》所谓杀声，张玉田《词源》所谓结声，皆谓曲终之声，即繁季通所谓毕曲也。”近人吕秋逸则云：“杀声谓一曲起歌之宫商，结声则歌曲之收声也。”二说不同。

⑪〔白石之于东泽〕宋张辑，字宗瑞，自号东泽，鄱阳人。受诗法于姜夔。其词集名《东泽缙语债》。

⑫〔任中敏〕别号二北、半唐，撰《南宋词音谱拍眼考》。

## （四）夏承焘致吴梅

（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一日）

霜厓先生侍右：

前奉尺敬，并拙作姜词斟律一册，计荷鉴正。客岁承诲，论

及戴氏《律话》、谢氏《碎金》同出杜撰，不可依据。顷重翻戴书一过，其认姜谱沓字<sup>①</sup>为拍号，在张孟彪之前，洵为白石功臣。惟论律好持唐人宫逐羽音及宫角相应诸说，笔舌甚繁。戈顺卿、郑叔问寄杀清声之说，自持甚坚。拙编因从戴、张主沓字是拍号，曾举郑氏《调源鬲律》<sup>②</sup>自相矛盾数处诘之，而不敢自信。究竟姜词有无寄煞之例，戈、郑之说是否可从？并乞明教。海内紫霞<sup>③</sup>，今惟先生，故不嫌唐突，屡渎清闻，幸祈鉴其响往之诚！拙编如荷弁教<sup>④</sup>，俾小山补亡之什<sup>⑤</sup>，得山谷片言而增重，尤感禱无量矣<sup>⑥</sup>。专恳，肃颂著安。

### 注释

①〔沓字〕重复的字，如叠字。

②〔郑氏《词源鬲律》〕指郑文焯著的《词源鬲律》一书。

③〔紫霞〕《浩然斋雅谈》：“杨缵字嗣翁，号守斋，又号紫霞。……洞晓律吕，尝自制琴曲二百操。又尝云：‘琴一弦可以尽曲中诸调。’当广坐合奏，一字之误，公必顾之。……所度曲多自制谱，后皆散失。”

④〔弁教〕指序言。

⑤〔小山补亡之什〕北宋晏几道的《小山词》，又名《乐府补亡》。

⑥〔山谷片言〕指黄庭坚为《小山词》作序。

## （五）吴梅致夏承焘

（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五日）

彊禅先生大鉴：

承惠两书，殷殷以白石词谱见询，弟一知半解，何以答盛意。因以二日之力，将尊作《白石道人歌曲考证》读之，是正前人，极有见地。鄙见所及，签标上方，别由邮局挂号奉上，收到后请赐复焉。大著中驳大鹤<sup>①</sup>寄杀之说，弟所极佩。鬲指声从方仰松<sup>②</sup>

说，又为确当。仙吕犯双调改正旧说商调之非，更足振聋发聩，读公新作，可补小山、叔问之缺陷多矣。惟次序排列，似宜仍依原书先后为是。又，《徵招》之迤邐，《角招》之犹有词中过片换头处多作二字短句，南曲中遇此等处，皆极美听。词在今日，虽不可歌，以南词相比，理或可参，此意似可畅发之。弟虽标签上方，亦未请增益也。又歌词之法，纵不能知，但必如小令之唱法，词可换字，谱仍旧。故《湘月》、《满江红》句调平仄有异，而歌谱未易也。此意亦望洗发一番。委作序文，统俟全书告竣后，细读一过，再行动笔较妥。来书以涪翁<sup>③</sup>相况，不敢当、不敢当。霖雨成灾，低田皆成泽国，民食一艰，必铤而走险，奈何奈何！复请著安，

弟梅顿首七月廿五

顾新之<sup>④</sup>兄前问候问候，承惠花露，代言谢谢。

### 注释

①〔大鹤〕即郑文焯。参见第一信注②。

②〔方仰松〕即方成培，著《词麈》参见第三信注⑥。

③〔涪翁〕宋黄庭坚号。此指黄庭坚为《小山词》作序。

④〔顾新之〕顾敦燮之别名。

## （六）夏承焘致吴梅

（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）

霜厓先生道席：

手教及芜编<sup>①</sup>先后奉到，载承开诲，以南曲证换头短句，考宋人歌词止守旧谱，定《秋宵吟》‘悄’旁误字，皆足振发蒙闇。小节题拂，尤见长者掖诱盛意，感荷感荷。兹又举似二事，倘承鉴其响往之诚，重赐指诲耶？

(一)《扬州慢》“角”、“药”<sup>②</sup>二字，旁谱作乃，先生定为凡字，甚确。姜谱拍号不在管色谱下方，即在其右方，从无在左方者。大鹤以ㄋ为上字，以ㄣ为打号，左右误认，故有此讹。其“角”、“药”两顿之说，自矜创获。今按谱中乃字甚多，不皆在句脚。《扬州慢》“江”字“豆”字<sup>③</sup>，亦注乃，而皆在句中，足见“渐黄昏”、“念桥边”二句，本作上三下四句，宋元人诸作可证。（惟《阳春白雪》郑觉一首上五下四，余皆不尔。）“角”、“药”本不必顿，大鹤谓须用入声，亦不足信，宋元人皆不拘也。（《律话》谓拍号在下者即今之底板在旁者即今之腰板，当否？）至拍号ㄣ字，以校《词源》管色应指谱乃是折字，证以“清角吹”三字，旁谱作久乃久，“红药年”三字，作久乃冬，与《越九歌》<sup>④</sup>折字用法作夹折夹无折无者正合。姜词中如《鬲溪梅令》“浪粼粼”、“小横陈”二句，皆作冬少冬，“何处寻”、“啼一春”，皆作今ㄣ今，《扬州慢》“驻初程”作一么す，“菱青青”作今乃命，“池乔木”作久ㄣ久，“蕊词工”作久少久，“赋深情”作今ㄣ命，“桥仍在”作久ㄣ冬，“为谁生”作す么す，其他三字句第一字与第三字同谱字者，全书共十余处，戴氏《律话》皆注为折字，谓即琴家之进复退复，“角”、“药”旁谱乃字，可依此定为凡折否耶？（戴氏所注折字，皆在每句末三字之第二字，若《扬州慢》之“过春风”作人フ人，而在句中者，皆不注折，故于“角”、“药”二字亦止注凡拍而不注折。按《越九歌》“高田莱芜”“高”字折在句首，知不拘在句末三字之第二字，戴说未融。唯白石折字法，谓折字以下字为准，故《越九歌》折字皆不再注旁谱，《律话》注“浪粼粼”冬少冬之少字为五折，“何处寻”今ㄣ今之ㄣ为一折，与白石说不合。但姜词三字句确有此种进退句法，又似不可抹杀，高见以为何如？）

(二)起调毕曲<sup>⑤</sup>之说，议者不一。朱子记张功甫行在谱，以

首章第一字为起调，谓如《关雎》之关，《葛覃》之葛。方仰松谓当归重起韵及两结，所谓起韵，当指全首之第一韵。今按之姜谱起调（与两结同谱字者）不尽在第一韵，如《霓裳中序第一》之“力”字，《长亭怨慢》之“户”字，《暗香》之“笛”字，《疏影》之“宿”字，及尊说《石湖仙》、《秋宵吟》之“处”字、“悄”字，皆在第二韵或第三韵，与朱、方之说不合。是否南北宋乐纪不同？前人曾有何议论？凌次仲持宫调之辨，不在起调、毕曲之说，以驳方氏，不过偏否？并乞一一赐教为荷。

拙编三稿粗具，平居不能自闲，偶一开卷，辄有补订，用是不敢写定，恐貽悔无穷。承先生允为作序，秋间当移出求正。斟律次序以依拙稿编年，不仍原次。大鹤为清真词<sup>⑥</sup>叙录，自谓曾为姜词编年，先生曾寓目否？时变日亟，兵氛洊至，犹得与先生商榷古籍一二点划之异同，洵乱世幸事。倘蒙宥其屡渎，不靳启教，禱荷无量矣。頤俟还云，不尽一一，敬承道安。

#### 注释：

①〔羌编〕指《白石歌曲考证序例》一文。

②〔扬州慢角药二字〕姜夔《扬州慢》上片“清角吹寒”的“角”，和下片“念桥边红药”的“药”，旁谱都作𠂔。

③〔《扬州慢》“江”字“豆”字〕《扬州慢》上片“自胡马窥江去后”的“江”字，下片“纵豆蔻词工”的“豆”字，旁谱亦作𠂔。

④〔《越九歌》〕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有《越九歌》，词题云：‘越人好祠，其神多古圣贤，予依九歌为之辞，且系其声，使歌以祠之。’

⑤〔起调毕曲〕昔人所谓起调，指乐曲起声一字，所谓毕曲，指乐曲收声一字。起调毕曲，所以限定一曲的管色；如黄钟商管色用‘四’字，则属黄钟商之各调皆用‘四’字起调，‘四’字毕曲。毕曲即‘住字’。

⑥〔清真词〕宋周邦彦词集名。

## (七) 吴梅致夏承焘

(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)

瞿禅先生大鉴：

奉惠书，祇承一一。以俗冗稍稍笺答，恕我懒也。

垂询二事，弟所见到处，亦未敢自信，略述其愚，以供参考而已。

《扬州慢》“角”、“药”旁谱为几折，弟意在今日可暂作一定论。尊意微有不安者，不过所用折号未必皆三字进退句中，**实则谱之气韵与辞句之分配，在词中未必全合。**兄举《越九歌》“高田莱芜”句折在首字为疑，然上文曰“予父母”之“母”字，本注应钟则合。“高田”句歌之仍是应折，应并无可疑。弟尝谓折字之法，据白石词中明言“上折字下无字即其声，比无字微高”，是指下二字言。（如应折应但以折应二字言也。实则第一字仍是应。）今南北曲中往往有六五六、上尺上、工六工谱法，将五尺六三音吹花腔，俗名漱腔。折字当即此意，故无本音，第就上下音何字而中间略高，故白石又云：“馀皆以下字为准”。尊书亦以下字作上下之下。所谓下字，并非指下一字，盖谓所用何字，如奕棋下子之下也。白石诸谱，弟尝倚笛吹之，虽无拍节，而字字细辨，未必尽属美听。惟《鬲溪梅令》一曲，非常流美。而𠄎𠄎𠄎之𠄎字，亦以南北曲漱腔吹之，尤为可听。用敢呈教足下也。琴之进复退复，亦是此意。至戴氏谓拍号字下者，今之底板在旁者，即腰板，此说亦可从。惟少头板符号耳。

起调毕曲，朱子以首一字为准者，是雅乐之法也。通行燕乐，皆在一韵两结。尊论不尽在第一韵，且以《霓裳中序》、《长亭

《怨慢》、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等为证，弟则与尊见略异。鄙见以为：一词起首数句，必一气贯下。故首二句或协或不协，皆非停拍处。《霓裳中序》须在“力”字断<sup>①</sup>，《长亭怨慢》须在“户”字<sup>②</sup>，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须在“笛”、“宿”二字上断<sup>③</sup>，文气如是也。其前数语或协或不协，概不作第一拍。曩大鹤以《惜红衣》“琴书换日”为协韵处<sup>④</sup>，弟曾以此言献之。故首数句纵有协处，皆不作拍，不可谓或在第二第三韵也。词之用作南词引子者至多，歌时读处用小鼓，句处用板。（俗伶谓二三锣。）至今日仍未更易，此又可证也。至次仲谓宫调之辨，不在起调、毕曲，此说诚是。各宫调腔格，有一定气韵，用六凡调者（如商调黄钟南吕等）其声必低咽，用小工、尺字调者（如仙吕、中吕、道宫等）其声必高扬。笛管一吹，自能分析，不必视起调之何若，而后知某宫某调也。次仲所云：中脱一字，若云不仅在起调毕曲，则圆满矣。

承询小山，即南汇张文虎，张号孟彪，字啸山，亦作小山，并非别有一人校订姜谱也。近江右蔡桢亦有姜谱校订之作，弟未之见，开学后晤见时，当取读之，再告足下耳。

拉杂奉复，即请著安

弟梅顿首八月十日

注释

①〔《霓裳中序》须在“力”字断〕姜夔《霓裳中序第一》上片“多病却无气力”谓“力”字是停拍处。

②〔《长亭怨慢》须在“户”字〕姜夔《长亭怨慢》上片“是处人家绿深窗户。”谓“户”字是停拍处。

③〔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须在“笛”、“宿”二字上断〕姜夔《暗香》上片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、梅边吹笛”。谓“笛”字是停拍处。《疏影》上片“苔枝缀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”谓“宿”字是停拍处。

④〔以《惜红衣》“琴书换日”为协韵处〕姜夔《惜红衣》上片“簟枕邀凉，琴书换日，睡余无力。”

（待续）